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五十四回 送殯官士宦破官箴 激義忿老儒寄柬帖

話說章三保自得了賈，朱等人若干銀兩，即七七建齋禮懺，追薦如金亡靈。轉瞬將屆隆冬，怕的停供在家，諸多不便，與媽媽商議，在城外買下一穴地安葬。擇定出殯日期，去通知各家親友。誰知如金死的那一日，來慰唁的一班官紳也得了信，齊至章家，與三保，媽媽說道：「你家姑娘在世，我們也算是知己；死後我們又未盡寸情，至今抱歉不安。昨已聞得有了出殯日期，我們卻要來熱鬧一場。想他生前合郡知名，若這麼湮沒無聞，冷清清的抬出城去；非獨你們父母不安，我們也覺不忍。你家若怕過費，那日的用度，一切俱是我們措備，不要你夫婦破費分文。」媽媽忙道：「承蒙諸位老爺抬愛我女兒，又不要我家破費，已感激不盡。只怕我們這等人家，招搖過度，有人議論，又怕帶累老爺們的聲名。如果老爺們看著不礙，我家是情願得很。」眾官紳笑道：「這也何妨，自古風流名士，本屬不羈。我們正可借你家姑娘出殯，作為他一場，好播傳風流佳話。及期我們還要來親送出城的。」章三保道：「連這麼我們已覺不安之至，若再勞動老爺們來送，豈不折得我女兒鬼魂難受。」眾官紳齊說無妨，又議論了一回，如何措置，如何裝潢，至暮方去。

先一日奠辭，眾官紳早遣了各家家丁過來，幫同料理。晚間眾官紳皆至，即分派各行執事人等，某人管理幡幢，某人管理陳設，以及沿途照應之人，俱分派得井井有條。本擇定寅時發引，交到子正，章家即預備辭靈，收拾一切供獻各物。

媽媽此時，早又哭倒靈前，一行哭一行說道：「苦命的兒呀！非是你媽媽狠心，不留你在家過年，苦於房屋狹窄，冬令火事又多，怕的風火不虞，反為不便。所以才硬著心腸，送你出城。想你自幼姣生慣養，一刻沒有離過親人，此番葬入荒丘，冷雨淒風，拋撇你一人在外，叫你媽媽怎生放心？我又不能到城外去伴你。兒呀！你的棺柩雖送至城外，你的陰靈還住在家內罷。

待你媽媽一日死了，同你非在一處，好彼此有個陪伴，免得孤零零的悽惶害怕。」說罷又哭，哭罷又說，引得人眾莫不傷心，又聽他說出這些瘋話，又是好笑。倒是如玉上來，極力勸住。

彼時晨雞四唱，已至寅初。階下鼓樂齊鳴，僧道人眾施放篋口早完，重到靈前，鉞鉢喧闐。抬棺的人夫，上堂打去靈幃，將棺樞用繩索盤頭繫尾，一聲請起，早如飛的扛出大門。媽媽、如玉等人，皆上了轎。

棺前的執事擺下有半里之遙。燈燭輝煌，人聲喧沸。前面也有旗牌傘扇，卻無官銜，畫的龍鳳等類。又用五色彩絹，紮成花畢禽獸各燈，夾著粗細音樂。棺前兩面燈牌，一柄官傘，皆是素心梅花穿就形式，過處香氣襲人。其餘魂輿衣亭棺罩，盡極其精工，都僭用五品宜人制度。又買了一個六七歲的孩子，扮作孝子，在棺前導引。棺後即是眾官紳相隨，人人峨冠博帶，在街上步行。引得經過的各街市鋪面上，男女雜坐，人山人海的觀看。無不交頭接耳，嘖嘖稱羨。

有的說：「這一番用度，至少也要二三百金，怎麼捨得用的？」有的說：「你們還不知道呢，前日和了官司，新得了幾萬銀子，用這麼少許，算什麼咧廣又有說：「你們雖知道，不如我清晰。那裡是仙家用的，就是那棺樞後面，隨行的一班老爺們用的。平時叫他們用一文正經錢，任你說破了嘴唇皮，他都是搖頭；偏心服情願的用在婊子身上。」又有說：「虧他們還是一班官宦紳衿，也不怕人議論失了體統名分。只恐他們家父母死了，尚不能如此恭敬有禮。不見他們平時都是車兒馬兒的，吆五喝六，狐假虎威，今夜怎麼肯在街上行走？便衣也罷了，還是衣冠齊楚的哪！」又有說：「而今世上的事，叫人不能開眼，——一個婊子死了，如此風光。又有這些人極著代他家置備。正經貞婦烈女死了，不得這般威武。你們想想，可歎不可歎？」

不提閒人私議紛紛。再說章家的親友，沿途也設了路祭供獻。少頃，街市走完，已至城前。天色大明，棺柩出了城，各執事又送了半里許方回。眾官紳直同章三保、媽媽、如玉等人，送主墳前。墓旁早搭了幾座彩棚，預備送殯的人歇息。僧道人眾又吹播起來，將棺樞入上，上面用上做了墳墓。然後眾官紳擺下祭禮，各行了半禮。章三保夫婦，頂禮叩謝。早有眾家家丁備了轎馬來迎接，眾官紳方紛紛回城。

章三保又將看墳的人喚來，吩咐他多種樹木，墳前又留下人人一塊祭台，長長的一條神道，土壤攔石，皆要堅固。章三保將各事交代清楚，又將帶來各物收過，即叫媽媽、如玉等回家。媽媽又在墳前狠狠哭了一場，被眾人勸住，方大家上轎。

一路回城，猶聽得街市上講說，無非說的用度奢侈，體制僭越的話。章三保因此事已過，還怕人議論麼？又是眾位官紳老爺們的主見，也議論不著我，遂不放在心上。誰知眾口似碑，早傳說到一位至公無私，端方正直的老學究先生耳內。激惱了他的義忿，掀起一場大風浪來。

看官們你道是誰？即是甘又盤，那甘老頭兒。甘誓自辭了小儒的聘，回來又得了小儒一番厚贈，此時家道頗為寬裕。甘霖、甘露兩個孫子，又皆成立。甘老竟諸務遂心，優游娛老。每邀幾個同學老友，至城外平山淪茗，名園看花，分題聯句，扶杖偕行，真乃暮年樂事。有時杜門不出，課藝諸孫，研求性道。又有一班當道名流，慕甘老的聲聞，來與他接納，或求序跋，或乞謳吟。甘老已年逾七十之人，隨心所欲，無樂不臻。又知今秋大比，早早督率霖露二孫，專心刻苦，好待聘秋闈。

九月初旬，榜發之期，甘露竟高中了第十名經魁。甘霖造藝雖佳，惜乎以額滿見遺。報子報到甘家，把個甘老樂得手舞足蹈，回憶自己幼年，不過得了一衿，長子少亡，幼子雖立，又無意進取。今幸次孫成名，也不負書香有後，祖父增榮。甘霖今秋雖額遺未中，前次已邀徵聘，亦算成立。甘老反安慰了甘霖一番說：「今科文字甚佳，汝之不中，命也，非汝之咎也。」次日，即命甘露去謁房師，回來又祭謝天地祖先，拜見各家親友。合城文武清官，均來道賀。甘家又忙著請酒邀宴，鬧了多日，方才清閒。

一日甘誓忽憶及小儒等人，許久未晤。「還是他們園亭落成，我在那裡的。日前，又極承陳君待我美意拳拳，至今猶食其惠。即是二孫，前番蒙介臣學憲賞鑒，拔置貢廩，亦係小儒之力。今日次孫成名，他們雖早經知道，我應該寫封信夫，告知他們，也是我的意思。二則寶徵、寶緄，今秋亦赴浙鄉試未知如何，使我刻刻記念」。便起身在書架上，取過信紙，濡墨抽毫，正欲寫下。

忽抬頭見甘露笑吟吟的進來，侍立一旁道：「今早孫兒去回拜一家同年，經過東門街上，見閒人擁擠不開，執事紛紛，原來是人家出殯。又見送殯的都是合城仕宦紳衿人等，孫兒疑是本地鄉宦，方有如此局面。忙將轎子停在路旁，讓他殯官過去。因見各色儀仗甚是不倫，又聞得街市上閒人譏誚，孫兒即細為打聽，實在氣惱不過，那知是柳巷內章三保家女兒出殯。這章三保乃南京下來的有名行戶，死的是他女兒如金，日前被賈子誠等人威逼服毒。章三保至甘泉縣控告，據說賈子誠等很用了若干，章家方肯罷訟。連魯邑侯都得了賄賂，即將這人命官司，胡亂了結過身。後來孫兒又遇著一個同學朋友，也在那裡觀看，細問情由，方知這一班官紳平日都與他家往來甚密。聞得他今日出殯，不惜多金鋪揚華麗，又僭用五品制度。居然穿著衣冠，在棺後走送。有幾個是孫兒認識的，他見了孫兒，反顧盼自雄，不以為恥。卻也算揚城內第一樁奇事奇聞。」

甘露才說完了，把甘老氣得眼圓眉豎，站起來厲聲問道：「這事可真麼？」倒把甘露嚇了一跳，退了幾步，諾諾連聲道：「孫兒親眼見的，怎麼不真。」甘誓將桌子一擊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真成了一群衣冠禽獸矣。不思自己或名列儒林，或身為民表，竟如此不顧恥辱，作娼家之走狗。難道這合城上司學官耳目較近，也置之不問，如聾似聵的麼？未免屍位素餐，忝居民上。若說魯甘泉，是聲聞極美賢有司，怎麼納起賄賂來？而且私和人命，更屬非是。可惡，可惡！」

甘露忙道：「爺爺遺道魯甘泉是好官麼？他是做出這假清正的名來，欺上司的。孫兒最可笑是雲在田制軍，常聞爺爺說他由諸生投效軍前，建立奇勳，恩賜甲榜出身。做卿貳的時候，又乾了幾件出人頭地的事，今上都稱他為骨鯁之臣。可知是個文武全材，有膽有識的大員。怎麼被魯甘泉欺蒙過去，反委他署理有司篆務？他起先是佐貳，尚不能過作威福，而今操了刑名的權柄，正使他來害這一方百姓。爺爺不記得他的兄弟為山陽縣令，是前任程制台參劾去的，那也是個劣員。何以岳翁參奏其弟，女婿反重用其兄，豈非自相矛盾麼？」

甘誓道：「原來如此！我尚未知詳細，雲在田竟為所欺，更不可容。我今日本欲寄書去候小儒等人，兼問寶徵兄弟鄉試若何？何妨將這件事寫去，使在田知道為人所欺，看他怎生辦法？這一班無恥之徒，若不懲警，將來還要大敗官箴。」甘露聞說，自悔失言，深知祖父的性格，是執一不移的，忙勸諫道：「此事雖然過身，終久都要掀翻。這些旁人的嘴，也握不住的。上司亦有耳目，斷無不問之理。爺爺又何必寄書與在田制軍，惹他們怨恨。況且這件事，與我們毫無干涉。」

甘誓聞說，喝道：「胡說，孩子們曉得什麼？你今業已成名，將來亦要為民父母的，難道地方上有這些事情，你也不問麼？可見你等立心因循，不是振作有為之輩。加以在田和我也算相契，何忍坐視他受人欺蒙？況此事傳揚開去，亦與在田官聲有礙；既為本省督撫，即難逃失察之譏。我主見已定，你無須饒舌。」甘露見祖父動怒，不敢再諫，便縮身退出，到後面去了。

這裡甘誓怒生生提起筆來即寫，將甘露得中的話，與詢寶徵兄弟赴試的話，皆無暇多敘，草草寫了幾行。又取過幾張信紙，將章家的事，前後原由以及魯鵬的得財種種情節，據甘露所說，寫得極其詳細。書成同封在小儒函內，黏了函口，叫進一名家人，著他趕往南京見小儒投遞，須要面討回書。

家人退出，即收拾起身。到了南京，問至桃葉渡口新府第內，見東首大門前坐著無數錦衣大帽的家丁，又見門內張燈結綵，街上往來車馬絡繹不絕。甘家的人知道有喜慶事，不敢造次，上來見人眾拱手詢問，並自陳奉命來投書的。陳府的家人聞說，忙上來邀他到門房裡坐，告訴他原由，方知寶徵、寶焜兄弟兩人同科高中。

今日報單已到，合城文武紳官親友皆得了信，忙來道喜。小儒即備酒唱戲，款洽人眾。又請了雲從龍過來，座中陪客是祝伯青、王蘭、馮寶等人，梅仙，五官也幫著各處照應一切。惟有江漢棧前日已同小儒回家去了。

因江相月內常誕，開筵請客，很熱鬧了兩日。江相回憶自己，早登科甲，由卿貳轉入黃扉，現在退居養老可謂功成身退，無愧古人。又見漢棧成立，克紹箕裘。媳婦瓊珍，近日生了一子，取名奎郎。兒孫繞膝，鼓腹含飴。若論年紀已至古稀以外，真乃「富貴壽考」四字俱全。江相愈思愈樂，所以一連設了三日筵宴，借著自家的生日，廣招親友。這幾日中，未免起早眠遲，又重了點飲食，覺得身體不爽，時發飽悶。漢棧趕著同了小儒回家，親侍湯藥。瓊珍尚未彌月，不能出來。

漢棧即各處延請名醫前來診視，都說：「老相國尊年的人，宜加保養。皆因早年國事操勞過甚，精血日虧，是以到了暮歲，不足榮衛筋絡，還是老相國福壽雙全，不至時生疾病。想必近日眠食愆時，以致發作。若不增外感風邪，運以參苓補助之劑，十日可痊。此乃晚生等管見，尚祈多請名手，互相斟酌為是。」漢棧聽了，甚是心焦。兼之日內江相添了嗽喘諸症，漢棧因遣人四處求籤阿卜，又親身赴各廟燒香許願，總不見效。

江老夫人也著急非常，同了兒媳輩，輪班侍宿。漢棧又恐母親過於勞乏，亦是暮年的人，便再三勸母親去歇息。連日江府中鬧得馬仰人翻，雖內外男女僕婦人等都日夜不安。故而小儒這邊演戲請客，也不去請他。漢棧只著人送了禮，又自己偷空，忙忙的坐轎前來一賀即去。

此時小儒與方夫人見兩兒同中，快樂異常。小儒想到自己年未四十，位極人臣，兩兒又早列賢書，人生如此，也算盡臻全美。適值諸親友來賀，遂定下名班，開鑼唱戲，大設筵宴，請合城官員紳衿。誰人敢不來趨承，都彼勝此強的爭送各樣奇貴禮物。方夫人在園內紺雪齋，也擺了酒席，邀請在城誥命，亦請婉容、靜儀等相陪。惟江素馨因老父有病，省視未來。園內也傳了一班小梨園來演唱，直至更鼓後，戲酒方終。遠路男女客眾，紛紛告辭。從龍、婉容亦作別回衙。伯青回江府去了。方夫人與玉梅，單留下小風來盤桓兩日。寶徵兄弟因辛苦了一日，早去安睡。

小儒，王蘭等人，仍在書房內品茗閒談。說到江相的病，近來不知怎樣？子騫本純孝性成，生恐老父不測，日夜愁煩。今早來此，形容消瘦了大半。彼時匆匆，又未曾問及他。小儒道：「我明日欲親去看江相的病，你們可去不去？」王蘭道：「怎麼不去呢，我們明早大家都去。」二郎道：「老師向來素稱強健，怎麼一病即到了這般地步？昨日我在那裡聽醫家所說，就很有不妙。倘有參差，真要苦壞了子騫。」王蘭道：「論理江相也有年紀了，無如為子之人，恨不能父母壽逾百齡，猶以為未足。楚卿說強健的人，不應一病至此，殊不知越硬朗的老人，越發可危。你不聞俗說，老健春寒秋後熱，是譬其不得長久之意。大凡老來硬朗，猶之花繁木古，一經謝折，即成摧朽。所以江相此番病勢日沉，我甚為子騫可危。」眾人齊聲稱是。

小儒又道：「我國江相想起甘又盤來，那個老頭兒，將及八十的人，論起精神比江相尤強。照者香所言甘老也覺可危了。」

王蘭道：「甘老卻不同江相，江相早年出仕，為國為民操勞，心緒無一刻之寧。前日醫家云：精血不足榮衛筋絡，即此之謂也。若甘老一衿之後，無志求名，即淡漠自居，不過著書立說，消磨歲月而已。故年愈老而筋力愈強，那個老頭兒，競有期頤以外之壽可望。」

二郎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我們這一班人，既未苦心，又未勞力，將來都可卜百歲，豈非是一群老不死了。」說得小儒、者香拍手大笑起來。五官接口道：「我們雖不勞心力，是幼年受過磨折的，也難望永壽。」王蘭道：「你與小痢又非我們可比。我們縱然老至，卻恨不得你們不老方好。你們如一朵鮮豔姣花相似，試問老來有何意趣？你們是不得老的。」五官尚未答言，梅仙的臉早一紅，立起身子，拉了五官就走道：「老五何必與他們扳談，惹出這些話來。又嘲笑我們，又罵我們不得老。者香你放心。明兒我們就死了，讓你們好活到一百歲，只恐老而不死是個賊了。」說罷，又「撲嗤」的笑了一聲，扯著五官回後去了。眾人聽了，又大笑起來。

小儒道：「秋間甘霖、甘露來此鄉試，出關曾將文字送與我看，我即許他兄排必中，果然甘露高中經魁。甘霖若非額滿見遺，也是要中的；今科雖然抱屈，下次定可期許。遙想甘老見次孫成名，其樂可知。我們應該寄封書去稱賀才是。他夏間尚有書來，詢問徵兒輩今秋可回浙赴試？他書中之意，期望甚殷。徵兒輩僥倖得名，也應告訴他聲罷，蒙他自幼訓誨一場。再則我仍有件心事，欲煩者香代我作札於甘老。想小女賽珍，尚未適人。我看甘露那孩子頗行出息，意欲招甘露為婿，諒甘老也無甚推辭。即煩者香作一冰人，說合其事。三則煜兒長大，亦當授室。聞甘老有個姪孫女，小字潔玉，幼無父母，依棲甘老家。常聞他說此女『德容言工』四字皆備，是甘又盤長房猶子所出。此女五歲背母，甘老即領帶來家撫養。甘老前次也曾說過，欲給煜兒為妻。彼時我尚在江寧任上，餽兒尚幼，故未允諾。今既成立，也不致誤了他姪孫女的終身。我意欲求他為次媳，以賽珍許他次孫甘露為妻，作個迴環親事。即請者香代我一作，書中須要說得委婉懇切，使他無辭可卻。」

王蘭道：「甚好，你與甘家結親，分外合宜。甘老為人古執，不合時宜；你又生性拘謹，卻好是一對親家。沉門楣又極相當，遙揣甘老也是很願意的。我可做這媒人，男女兩家皆是我說，樂得吃兩家謝媒的酒席。」二郎笑道：「兩家的酒席，自然是你一人吃了。倘兩家異日爭競起來，也要你一人去受氣呢。這叫做樂也是你，苦也是你，別人沾不了光去的。」王蘭笑道：「自古有媒即有保小儒請我作媒賓，當煩你作保山。恐日後小儒與甘又盤吱扭起來，你也同我分分苦樂，豈；卜均勻些兒？」又向小儒道：「你不煩他做保山，我可是不應許你做媒的。」

小儒笑了笑，即叫人取了筆硯過來，將欲煩王蘭作書，見雙福領了個家人上來回道：「他是揚州甘老太爺打發來的，有書函面呈。午後就來了，因為筵席未散，所以此時才帶他來見。」小儒笑道：「真正巧的，方欲寫書寄到揚州去，他那邊倒先有人來了。叫他進來。」甘家的人聞喚，忙上來叩見小儒，呈上書函，又見眾人清了安，代主人一一問好，方垂手站立一邊。小儒接過來函，轉問了甘誓的好，便拆函從頭細看。又見有與從龍的信，亦未封口，仙出內函看了一遍，笑著回身遞與王蘭道：「你們看這來書，可謂奇事奇聞。」未知小儒等人見了甘誓的信，如何說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